



龙人作品集·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天下

龍尺 著

叁拾叁

龙人著

正邪天下

卷之三

奇门异士系列

天下篇

人 物 介 绍

范离憎：绝世战魔范书之子，以武帝所遗留的“远离憎恨”之词所命名的少年，因资质天生，被四十年前的绝世剑客幽求所看中，为收他为徒，竟手刃“其母”，使其心怀憎恨，然而他虽为绝世剑才，却因其父在江湖中的恶名，为他的一生定下了不可磨灭的……

牧野栖：被视为江湖神话的一代高手牧野静风之子，自幼因家遭突变，被轩辕神族所遗留的四大武脉之一的“天儒”一脉收为弟子，因其亲眼目睹家中变故，故此在心底产生憎恨世界之念，同时又因身怀战族血脉，而使他变得正邪无常。

白 辰：江南白家被灭族后，仅存于世的幼子，寄身于以战闻名的风官之中，为报家仇，自幼装疯卖傻，后因绝世奇缘，创下了流传千古的丐帮基业，被世人称为一代丐祖。

幽求：一个四十年前曾将“洛阳剑会”数百剑客屠于一刹之间的绝世剑客，同时也因他天生所具的绝世战意，在风官动乱时竟被其父毁去十指，让其终身不能习剑，然而其却剑意不灭，竟在数十年后身怀天地间独一无二的“无指剑法”与“以腿御剑”出现江湖。

天师和尚：世外奇人，悟天之徒，因杀孽奇重，被其师逐出师门，从此游荡江湖，视天下能者为师，为返师门，以渡恶行慈为生。

牧野静风：一位曾轰动江湖的少年，却因天生战族血脉，竟被卷入风官的争位之中，在风官二老的“寒炎归一”一击之下，因娇妻惨死，悲痛之下，启动“逆天大法”而导致天地间浊气入体，牵动血液中隐藏的绝世战意，神智不清，神魔难分，成为了一代旷古战魔。

血火老怪：风官之仆，其人忠心耿耿，身怀“血火三昧”武学，霸道绝伦，为寻找风官的正统血脉，数十年间踏遍天地间三山五岳，也是导致牧野静风再踏足江湖之人。

卜瞎子：数百年前天下四刀中的圣刀一脉传人，其卜算法、阴阳八卦之能已达到宗师境界，故江湖人称“万无一失”。

麻 嫂：原名水红袖，为抚养范书之子成才，自毁其容，隐藏于山间小镇，在牧野静风与绝世剑客幽求之战时，因心中所爱，为救牧野静风竟以身化剑，使出了范书所遗留的霸天剑式，死于幽求剑下。

寒 掠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在数十年前风宫内乱之时，归隐江湖，牧野静风的杀妻仇人。

炎 越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寒掠的同门师兄，与寒掠共创的“寒炎归一”武学可谓天下无敌。

禹 诗：风官四老之首，其人智慧无穷，阴险狡诈，其排下“五星逆行，万心归魔”之法，将牧野静风体内的战族血液复苏。

天 儒：一个统领黑白两道无数高手的隐世奇人，其所统治十里长街“黑白道”，被天下正邪两道人物视为“死亡之境”。

悟 天：一位终身观察星象变化的旷世高手，为救世间之乱，重现江湖，将范离憎带入无天剑道之人。

屈小雨：一位貌似牧野静风之妻的女子，在“笛风客栈”之时巧用“死亡大道”所遗留各大杀手的异能，救出了牧野静风之子。

王世隐：青城派的现任掌门，因被幽求挟迫进入“试剑林”，作为范离憎的试剑之人，而惨遭断臂之灾，从而怀恨于心。

戴无谓：一位绝世隐者，师门不明，武学不明，却在与幽求决战之时使出了与一代武帝祖诰的“空寂大法”相似的旷古绝学，从此名震天下。

痴愚禅师：武林七圣之一的“苦心大师”师侄，当代少林掌门，因风官复出，被天下群雄推举为“正盟”盟主。

第一章 奇剑异鞘

天黑时分，范离憎与燕南北终于赶到了思过寨。

两人刚到寨子正门前，就有人迎上前来，见有燕南北在其中，就退了开去，两人匆匆入寨，沿途感到思过寨的布防已恢复了，固定哨位相呼相应，巡逻的思过寨弟子不时在夜幕中隐现。看来，佚魄担负起寨主重任后，果然不负重望，思过寨已重现生机。

寨中弟子见燕南北与范离憎一同安然返回，皆有喜色，当范离憎两人行至半山腰时，佚魄已闻讯，亲自率人前来迎接。

佚魄虽然断了一臂，但其威仪却未减丝毫，只是眼神中饱含沧桑之感。思过寨的那一场剧变，在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痛苦回忆。

自己尊崇有加的恩师突然背叛侠义……

同门师弟投身于敌……

十三同门师兄弟折损五人……

其中任何一件事，都让人难以承受，而加诸佚魄

却要同时面对人生三重痛苦。

而他的痛苦还需深深隐于心中，因为如今他已是思过寨寨主，他的喜怒悲观对整个思过寨都有着莫大的影响，纵然他的心中有无限悲痛与失落，也必须以坚强与冷静的态度去面对。

在佚魄的身后，有穆小青、卓阳、弘月、郑火及其他几名思过寨带职弟子，佚魄所有幸存的同门师兄弟中，惟独不见杜绣然。

佚魄遥遥招呼道：“范公子、燕师弟辛苦了。”

范离憎表面只做了粗略易容，此时又与燕南北同在，佚魄自然能识出他来。

范离憎忙道：“佚大侠客气了。”

佚魄道：“悟前辈已得知范公子与燕师弟带回剑鞘，此刻正在思空苑等候着。”悟空为了血厄剑，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，此刻剑鞘终于铸成，自然迫不及待要一睹剑鞘真面目。

范离憎立即道：“在下这就去见前辈。”

当下，众人一道自乱斩坡而上，佚魄、范离憎、燕南北走在最前面。

范离憎与穆小青、杜绣然在留义庄相遇后，曾与牧野栖经过一番长谈，只是他们之间究竟谈了些什

么，这除了他们两人之外，绝无第三人知晓。总之一番交谈之后，牧野栖答应写一封书笺交与其父牧野静风，劝其撤出留义庄。

牧野静风撤出留义庄后，范离憎即与穆小青、杜绣然辞别，赶赴天下镇。当时他便隐隐察觉杜绣然神情有些异常，此时又不见杜绣然身影，心中顿生疑虑，他对杜绣然已颇为了解，知道她不如穆小青那般冷静理智，有时难免会做出有些偏激之事。

有心相问，终觉不妥而缄口默言。

到了思空苑，不知为何，除佚魄之外，其他人相继止步，不再踏足走进。佚魄对此似乎早已有所料，神色如常，范离憎暗赞。

佚魄将范离憎与燕南北领入尘封殿，悟空老人早已在此等候，当燕南北步入殿中时，悟空老人的脸上显出惊喜之色，若非在后辈面前顾及身分，只怕他早已抢步上前了。

范离憎、燕南北见过悟空老人后，悟空老人连连颌首，道：“铸造血厄剑鞘是老夫多年夙愿，此举亦关系着整个武林的正邪之争，范公子此次可谓帮了老夫一个大忙。”欣然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范离憎歉然道：“只是机缘巧合，该由在下为此

事尽帛薄之力而已。”

悟空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剑鞘铸成，老夫心病亦去！”言罢走至尘封殿中央，右掌自下而上虚扫一掌，无形掌风悄然而起，只听“咔”地一声轻响，尘封殿中央地面上几块方石竟被无形气劲同时牵引飞出，悟空掌势再出，掌法飘忽，方石犹如被人以巨掌所托，稳稳落地，落地时竟没有重重相磕之声。

殿中出现了一个长坑，血厄剑赫然横置其中。

目睹此剑，在场几人心中都泛起异样之情，血厄剑让他们想起了太多太多的东西。

燕南北神容一肃，取下肩上的木盒，双手高举于悟空老人面前，恭声道：“师父，血厄剑鞘在此！”

悟空郑重接过长形木盒，燕南北倒退开去。

悟空的神色显得极其郑重，他轻轻开启了木盒。

只见一道幽幽光亮立时由盒中透出，犹如皎月之光芒，绝无咄咄逼人之感。众人只觉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异样感觉，心情顿时都安定下来，浮躁不安之情大减。

悟空喃喃自语般轻声道：“此剑鞘果然巧夺天工，已将“天陨玄冰石”与“海母”之珠的玄奇之处发挥得淋漓尽致。”

他极为郑重地自盒中取出剑鞘，但见此剑鞘通体晶莹，似乎可透视而过，非石非玉非铁，其形状与寻常剑鞘迥异，鞘体如同被剖成两半的竹子，呈弧形，在剑鞘外侧表面上嵌着七颗明珠，正是“海母”之珠。

那幽幽光芒正是这七颗“海母”之珠发出的。

悟空横持剑鞘，凝视良久，终于内力一吐，沉声道：“血厄剑鞘！”

此声甫出，坑中的血厄剑已被他的无上真力牵引，蓦然腾空飞起一丈多高才下坠。

悟空剑鞘一竖，迎向血厄剑。

“锵！”

血厄剑直插鞘中，丝丝入扣，天衣无缝。

剑鞘与剑身相摩擦的声音悦耳至极，犹如天籁，让人恍惚间会忘了这是兵器锵然之声。

悟空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他缓声道：“自从将血厄剑埋于此殿地下后，尘封殿已是雀鸟远避，虫鼠遁走，不见有任何生灵，如今血厄归鞘后，若是能在尘封殿重见鸟雀虫蚁，便可知剑鞘的确大功告成！”

话虽如此说，但由其神色间不难看出，他对此事

已有极大把握。范离憎心中暗松了一口气，忖道：“众人的一番心血，总算没有白费。”

悟空将血厄剑交于燕南北，燕南北将剑背负于肩上。

悟空转而对范离憎道：“范公子旅途劳累，本当早些歇息才是，只是近日武林中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与范公子有一定关联，故老夫欲与范公子商议一番。”

范离憎心中一震，心道：“莫非正是因为悟空有大事要与我商议，所以穆小青他们几人才没有随自己三人一同进入思空苑？”心中想着，口中已道：“前辈有所垂询，晚辈知无不言。”

悟空微微点头。

佚魄与燕南北正待先行告辞，悟空已猜知他们的心意，阻止道：“你们亦非外人，不必离去。”

佚魄虽是思过寨寨主，但思过寨本就是因悟空的意愿而创，故佚魄对悟空自是尊敬有加，当下应了一声，退到一旁。

悟空直截了当地向范离憎问道：“范公子可曾听说过洛阳剑会？”

范离憎目光一跳，道：“晚辈有所耳闻。”

悟空点头道：“中原剑道中人皆知洛阳剑会，其

实，洛阳剑会所聚集的剑客虽多，但真正的绝世剑客却极少在洛阳剑会中出现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洛阳剑会本无甚瞩目之处，无非是一些武林中人借以扬名立万之地。”

佚魄、范离憎、燕南北屏气噤声，静待下文。

悟空这一番话，若是由他人说出，无疑会被人视为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毕竟洛阳剑会乃当年中原武林第一盛会，一场剑会不知关系到多少豪杰的兴衰荣辱！但以悟空这等界外高手而论，寻常武林纷争在他们眼中，已近乎百般无聊之举，聚集于洛阳剑会的剑客佼佼者亦难入他们法眼，悟空说的这一番话，却并无自尊自大之意，只是若是为他人听见，难免会有英雄气短之叹。

悟空提及洛阳剑会时，佚魄神色平静，显然他事先已知道悟空说的就是此事。

悟空继续道：“但在四十余年前，最后一次洛阳剑会中却发生了一件让武林震动的大事，正是因为那件事，洛阳剑会才名声大噪，但也正是因为那一场变故，使洛阳剑会从此中断。众所周知，此变故就是叛出风官的幽求诛杀洛阳剑会百余剑客之事，正是因为那一场血腥屠杀，幽求一日名动天下，而中原武林却

从此剑道中落。”

范离憎对四十年前洛阳剑会所发生的事倒知之甚多，当下只是恭然静听，并不插口，心中思忖道：

“悟空前辈今日突然提及洛阳剑会，是何缘故？莫非是因为我的剑法是由幽求所授之故？”

悟空接着道：“四十多年来，洛阳剑会再无人召约，谁都以为洛阳剑会就会如此一去不返，成为武林中人口中传说的往事，如同二百年前东海刀会那样。没想到，事隔四十余年的今天，突然又有人欲约集天下剑客齐聚洛阳，再续洛阳剑会！”

此言一出，范离憎心中一惊！他脱口道：“难道是……是……”

他本待说是幽求所为，但他的剑法是幽求所传，对他有授业之恩，虽然范离憎对幽求心怀仇恨，但当着前辈的面直呼幽求之名，范离憎终觉有些不妥，若是让他称其为师父，更是绝无可能，于是欲言又止。

悟空道：“那邀集各派剑客的人并未显露身分，但老夫相信此事绝对不会是幽求所为。幽求自叛出风官后，一向独来独往，行踪不定，而风官玄流、白流皆与他有着间隙，他又怎能独自一人公然在洛阳剑会露面引来众人围攻？更何况邀约天下剑客之人行事周

密，几大剑派几乎同时收到约函，他们散布于大江南北，若非邀约者有诸多人手，是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的。

“本来洛阳剑会只是中原剑道中人较技之会，并无特别重要之处，但因为有幽求四十年前铲灭洛阳剑会之事，此事就绝不寻常了，因为在幽求的身后是风官！”

“会不会电是有人要借洛阳剑会引出他？”范离憎疑问道。

“老夫亦作如此猜测，众所周知，幽求心高气傲，是他亲手毁去了洛阳剑会，并使之四十多年未再重复，如今若有人重组洛阳剑会，幽求势必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挑衅与藐视，他亲手毁去之物，绝对不会容许它有重生的机会。换言之，无论如何，若是洛阳剑会再现，那么幽求必定会不请自来！照此推测，此次洛阳剑会的召集者应是幽求的仇家，幽求得罪的人太多，一旦他出现于洛阳剑会，即使邀约者不出手，幽求亦极可能被众人群起而攻之。

“幽求孤傲一生，剑法卓绝，杀人无数，他的仇家太多，若从此处着手，要想查出洛阳剑会幕后的主使人的确不易，只是无需知道此人是谁，我等亦必须

对此事予以足够的重视。因为既然幽求必定会在洛阳剑会出现，那么风官玄流、白流亦会在此剑会上有所举动。照此看来，今日的洛阳剑会，已与四十余年前的洛阳剑会有诸多不同之处，今日的洛阳剑会，名为‘剑会’，其实所牵动的已绝对不仅仅是剑道中人，而几乎是整个武林大局！”

范离憎心知悟空此言绝非危言耸听，当今武林之局便集中于正道与风官之战，既然风官必定要介入洛阳剑会，那么洛阳剑会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。

那么，这是否也正是有意重组洛阳剑会者所要看到的结果？若是如此，他的目的又何在？

悟空看了范离憎一眼，道：“不瞒范公子，思过寨亦接到了帖子，邀请思过寨派人赶赴洛阳剑会。”顿了顿，又接道：“只是如今佚魄受伤在前，其他几人或是太过年幼，或是姑娘家，都不宜赴洛阳之约，南北这孩子虽然可凭血厄剑力斗禹诗，但此时身携血厄剑抛头露面，还为时过早，若无血厄剑，他的剑法武功未免太低，因此看来，思过寨内已无可派之人！”

范离憎有些明白了，他道：“前辈若有差遣之

处，晚辈必会全力以赴。”

悟空道：“若只是普通剑会，我大可置之不理，但此次洛阳剑会却非同小可。纵观正道剑派，几乎已无一名真正的绝世剑客！若是让老朽出面，凭这把老骨头也许还能应付几人，但老夫却不宜过早踏足江湖。范公子肯答应下来，实在是太好不过了，范公子与幽求有着特殊渊源，行事时也许更方便些。”

范离憎暗自苦笑一声，心中忖道：“以你如此身分对我开了口，我又如何能推辞？听你口气，显然是早已料到我会应允下来，至于说我与幽求有渊源，行事更为方便，我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有什么方便之处。”

悟空似乎窥出了范离憎心中所思，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四十年前幽求能凭一己之力诛灭洛阳剑会，如今范公子若能以一剑震慑洛阳剑会，亦绝不逊色于他了。范公子的剑法已是极为精湛，老朽亦曾习练过数十年剑法，倒想与范公子切磋揣摩一番。”

范离憎听得此言，心头震动不小，以悟空之修为，他既然说是曾习剑数十年，语气虽是轻描淡写，但可想而知他的剑道修为已臻何等境界！

以悟空的身分与修为，却只说与范离憎切磋揣